

王伟

峡束春涛万丈深，
唤船人立石岩阴。
棹声欸乃连山应，
旗影悠扬隔水临。
宿雨乍收山积翠，
夕阳倒射浪浮金。
南来北去人空老，
浩浩东流无古今。
(明 王翰《茅津晚渡》)

茅津渡，与风陵渡、大禹渡并称为黄河三大古渡。在我走过的黄河渡口中，茅津渡是很特别的存在。

一般渡口大都商业繁盛、水手辈出，这里却造就了一批批入闱列榜的文人。仅以明清为例，一个村子，两名进士、两名举人、一个贡士，还有十多名岁贡、经魁等，可以说是人才辈出。

这个渡口，更是驻足过唐太宗、王维、钱起、韩愈、顾非熊、薛逢、司马光等人。他们在这里登高望远，吟诗作赋，诗中高拔的意境、浓郁的情感，熏染了一代代文人文风，滋养和酝酿了当地的文化传统。

2020年6月，因编撰出版《黄河文库·文学黄河》(10卷本)采风，我又一次行走黄河。丛书总主编孟宪亮老师、助手开俊，还有我的好友祝少华，一行四人从郑州桃花峪出发，沿黄河南岸西行。在三门峡的行程中，第一天先看虢国博物馆，日近黄昏时，去感受被誉为“陕州八景”之一的茅津晚渡。

虢国旧地

说起三门峡，这是一个历史文化积淀非常深厚的地方。

相传大禹治水，挥神斧将高山劈成“人门”“神门”“鬼门”三道峡谷，引黄河之水滔滔东去，三门峡由此得名。辖区地处秦岭余脉崤山山麓，千古雄关函谷关矗立境内。因古时崤山与函谷关并称“崤函”之塞，三门峡又称“崤函”。

三门峡虢国博物馆，依托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周虢国墓地遗址而建，北依黄河，南望崤山。虢国是西周时期重要的姬姓封国，开国之君为周文王的弟弟虢叔。虢国原分封在宝鸡附近地区，西周晚期东迁到三门峡一带，建都上阳(今三门峡市区李家窑附近)。

建在遗址上的博物馆是我特别喜欢的类型，置身立体全息的空间，直接穿越到3000年前的时光，那时的衣食用度、艺术审美，尽在眼底。

博物馆馆之宝里，我最喜欢古玉，比如西周时期的龙纹白玉璧。这件有着近3000年历史的玉器，是用上好的和田白玉精制而成的，玉璧两面饰有大方流畅又富于动感的变体抽象龙纹，是虢国贵族墓地出土最大、最完整、最珍贵的玉璧。龙纹白玉璧直径19.1厘米，孔径7.3厘米，厚0.55厘米，色白而略泛青，晶莹透润，是古代玉器的珍品。



史的玉器，是用上好的和田白玉精制而成的，玉璧两面饰有大方流畅又富于动感的变体抽象龙纹，是虢国贵族墓地出土最大、最完整、最珍贵的玉璧。龙纹白玉璧直径19.1厘米，孔径7.3厘米，厚0.55厘米，色白而略泛青，晶莹透润，是古代玉器的珍品。

这片土地除了留存一大批那个时代的瑰宝，历史故事更是比比皆是。中国军事史上两个经典案例、文学史上两个著名成语“假虞灭虢”“唇亡齿寒”，都发生在这里。大军出征，必经之地一定是茅津渡。

春秋时期，虞、虢两国相邻，虞国北邻晋国。晋献公野心勃勃，兼并控制了邻近诸多小国。胃口也越来越大。接下来的目标，瞄准了虞国和虢国。

此时的虢国比较强大，而虞国弱小却地势险要，是晋国吞并虢国的必经之路。面对强大的晋国，虢、虞两国抱团取暖，结成联盟。

晋献公老谋深算，他深知不灭虞国难以兼并虢国。于是，他对虢国先施“美人计”，再施“离间计”，削弱其国力。对虞国，晋献公用“假途”之计：他用白玉之璧、千里宝马贿赂虞公，借虞国之道出兵伐虢。虞公贪财，竟许诺晋国借经虞地伐虢。虞国大夫宫之奇劝谏说：“虢，虞之唇也，唇亡齿寒。晋今日取虢，而虞明日从

而亡也。”虞公却把这忠言当成了耳旁风。

公元前655年，晋献公借道于虞，率大军由茅津横渡河南下。车辚辚，马萧萧，晋军旌旗招展，所向披靡，虢国告灭。此时，失去了近邻盟友的虞国唇亡而齿寒，被班师的晋军顺利轻松拿下了。

回看历史烟云，时局变幻，几多感慨，几多叹息。

悠久的繁盛

下午5点，我们从虢国博物馆驱车北行5.5公里，到达会兴古渡口，一块牌子映入眼帘，“会兴渡(茅津古渡)”。站在渡口，眼前就是黄河东流去。

这里已经是三门峡的后花园，车水马龙，游人如织，看车牌大多是来此休闲的当地市民。茅津渡又叫“陕津渡”，北魏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云：“陕城北对茅城，故名茅亭，茅戍邑也，津亦取名。”此为茅津的由来。后因别于茅津村，人们才将之称为“茅津渡”。《平陆县志》载：“茅津地当水陆要冲，晋豫两省通衢，冠盖之络绎，商旅之辐辏，三晋运盐尤为孔道。”据载，茅津在春秋战国时，已形成渡口，且是兵家必争之地。

天色尚早，我们坐上渡轮，近距离感受两岸的古渡口。南岸的三门峡这边，已经融入黄河旅游区，新修的沿黄河旅游公路、防腐木的观景平台，辉映山顶的亭台楼阁。北岸运城辖区的渡口正在修整，“茅津渡”指示牌掩映在树冠后边，岸边几棵粗壮的垂柳，看上去应该是明清时期所栽种。

黄河水中，还有好几拨戴着泳帽、身着专业泳服，畅游黄河的成年人，看得出都是游泳老手，其中还有不少女子。

日近黄昏，我们回到南岸，这里是“茅津晚渡”的最佳观景地。太阳落点与宽阔河道几乎垂直，一轮长河落日，满天晚霞。黄河，一反粗犷雄险的气势，变得格外妩媚和柔顺。

遥想当年茅津渡悠久的繁盛时期，大河之上，涛声号子声起，秋水共长天一色，一幅热烈、繁忙的夜黄河图顿时显现。

我在想，这里之所以文脉绵延，是不是因为“茅津晚渡”的美景，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，往来不绝。不过再读历史，这里的文脉源远流长，不是偶然，黄河沿岸美景处处有，根本的原因还在先人，在于商业传统和文化自觉。

茅津渡早在商周时期，就有先民居住。春秋时期，晋国重臣先轸为晋国崛起立下

大功，晋文公为表心意，封其弟先茅为大夫，封地在“先茅之县”，即现在的茅津渡。公元前627年，晋国与白翟在箕地作战，元帅先轸，先茅及儿子不幸战死，晋文公又将先茅封地赏给荀偃有功的荀臣。荀臣为纪念他敬重的先茅，便将封地改称为茅城，又令先茅家臣一律改姓为茅，茅姓从此诞生。作为一代贤者，无论先茅还是荀臣，都是文化深厚之人，此地人才辈出、文化繁盛，是必然的。

西汉初，大阳县(唐代改平陆县)县城定于茅津村。新城规模宏大，建制完整，楼宇高挺，街肆宽阔。县府大堂、东西六房、知县宅、典史宅、监狱、察院、布政分司、府学、税课司，一个比一个漂亮。茅津村尽得地利，享受了全县最好的教育设施，同时也引动了私人办学的新风。而南移的古虞文脉，则给了茅津人空前的艺术浸润，奠定了茅津人重视精神传统的文化。

同碛口一样，茅津镇是一个因渡口而兴的大镇。不同于吕梁山区，晋南从春秋战国时期陶朱猗顿开始，就有经商传统，是晋南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。先不说蒲州故郡，单说新绛、运城这些后起之秀，一直到民国初年都是北中国非常重要的商埠。

在1937年之前，茅津镇作为晋南地区货物转运的枢纽，运城的盐，平陆东山的煤炭，在茅津渡装船，再走陆路散运中原各地。民国初年，陇海铁路只修到河南观音堂一带，山西出晋货物大部分要靠走三门航道外运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茅津渡经过几次整建，成为黄河上最大的机动船舶渡口之一。渡口风景秀丽，激浪波涛，它西连风陵渡和大禹渡电灌站风景区，向东可达“一坝锁三门，高峡出平湖”的三门峡大坝。

1993年12月，三门峡黄河公路大桥建成通车后，茅津古渡彻底失去了往日的繁忙与喧闹，完全成为三门峡市民的休闲之地。

史载，当年的茅津渡，是在活色生香的十里桃花之中。茅津渡在每个时代，都是“大咖”“网红”打卡必选之地。那个时代的行旅之慢，生活之缓，酝酿了多少诗意。

我们的行程是快的，一路匆匆，但在茅津渡留了一个舒缓的黄昏和浅夜，可以连接时光之河里那些动人的诗意。

时光流转，身心喜乐。快时代带给我们太多的便捷，也留给我们很多的来不及、顾不上。还是要在我们身心内在的频道里，留一个慢，可以虚度些许光阴，可以踱步黄河岸边，无欲无求，忘我自在。

题图：遥望茅津渡。作者供图

两千多年犁与剑，屯垦戍边历沧桑

杜文峰

新疆古称西域，两汉时期的西域，天高地阔，风物闲美：戈壁绿洲，大漠草原，牛羊奔腾，驼铃声脆……守护开发这片美丽富饶的疆土，汉王朝的主要手段就是屯垦戍边。

2000多年来，新疆屯垦戍边代代传承。那些背井离乡的将士，驻守边防，练兵垦田，战乱时披挂上阵，和平时开荒种地，保卫和开发了这片广袤疆土。

踏访屯垦古城

图木舒克市处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，北有天山，南有昆仑，特殊的地缘优势使它自古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十字路口，中西商贸交流的大走廊。在这座小城，现在还有大量连片的汉唐屯垦遗址群。

出图木舒克北行十余公里，一片绿意盎然的平原上，兀然耸立着一座寸草不生的秃岭石山——唐王城遗址就在这里。

看门人打开围网大门，一块写着“托库孜萨来”字样的石碑简介介绍了这座古城。

同行的图木舒克市政协副主席、兵团第三师文联主席谢家贵，对图木舒克史、文物考古有颇深研究，出过多本专著。他抚摸石碑，追忆唐王古城，如数家珍。他说，有史料记载，唐王城在公元前2世纪属西域36国中的尉头国，是一座依山傍水的军事要塞。唐王城被维吾尔语称为“托库孜萨来”，是九座驿站或九座烽燧的意思。这座城建于公元前206年，占地数平方公里，是典型的屯垦古城，周围有许多古代渠道、田畦痕迹，是当时的重要垦区。

山不算太高。我们顺着缓坡向山顶攀爬，迈过土梁，越过巨石，绕过还散落着陶片的区域，很快山顶便在脚下。

登上高处，只见两道土梁隔着一道宽阔的沟壑，从山巅沿山峦蜿蜒到山脚。谢家贵说，土梁就是古城墙的遗址。古城墙用泥土、石头筑成，分内城、外城、大外城几个部分。内城由山腰绕到山巅，长756米；外城接内城续到山巅，长1008米；大外城由外城环绕南山根，长1668米……老谢说得仔细，可要分辨出内外城也不易。岁月流逝，沧海桑田，有些遗迹仅依稀可见。

山体东面是缓坡，西面则是断崖绝壁。断崖一侧的山顶，现存有一座六七米高的烽火台。近



唐王古城遗址。作者供图

观，台体是用一层红柳枝一层生泥土块构筑而成的。然而，虽历千年战火洗礼、风雨侵蚀，烽火台仍巍然屹立，傲视天地。站在它的旁边俯视西望，景与物都缩微了，一块块田野绿茵如画，纵横道路上穿梭的车辆亦如移动的一个个小火柴盒……

“再往南看，”谢家贵说，“对面那山与脚下此山之间的这片平原，自古就是军事要道，也是连接中亚的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。往昔那匆忙的商旅，运送丝绸的驼队，都曾在这里通过。”

凝望这片土地，耳边似乎真有阵阵驼铃声在回荡。

古丝绸之路是我国古代开辟的一条贯通东西方的古老商道，也是一条中外交流的友谊之路。正是这条古道把几大文明融汇在一起。

佛教文化因此也在图木舒克兴盛起来。唐王城山脚下西北方，就是托库孜萨来佛教寺院遗址。汉唐时期，屯垦戍边带来了边疆的发展，丝绸之路日益繁忙，佛教也迅速兴起，而佛教是经过图木舒克慢慢传入到中原地区的。至今，图木舒克还遗存了大量的佛教遗址：克克勒玛佛教遗址、托库孜萨来佛教遗址、图木舒

年的休养生息，公元前127年开始，汉武帝在8年内发动了“河南”“河西”“漠北”三大战役，基本解除了匈奴对汉朝的百年威胁。

然而，西域仍是匈奴觊觎之地。公元前138年，张骞奉汉武帝之命，率领100多人出使西域，不幸全部被匈奴抓获，在匈奴留居了十多年才逃回来。公元前119年，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，4年后返抵长安。张骞两次出使西域，加深了汉王朝对西域的了解，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通道，史学家司马迁称赞张骞出使西域为“凿空”，意思是开通了大道。

在这之前，西域一直都在匈奴的势力范围内，匈奴还特意派人带兵在西域驻扎，千方百计想要控制西域诸国。

打通西域后，西汉王朝很快打败了匈奴，接着又征讨了大宛。大宛是西域一个城邦方国，在今天的塔吉克斯坦境内。公元前102年，西汉军士讨伐大宛时，因为粮草和军需准备不充分惨败，数万大军退败至敦煌时只剩下千余人，主帅李广利总结战败原因，向汉武帝报告说：士卒不患战，患饥。次年，准备充分后，汉武帝派李广利二伐大宛，一举成功。

两次征伐大宛，胜与败皆因粮草军需。因此，李广利在攻取轮台、渠犁之地后，便立即在两地驻军屯田，开荒种地。汉朝先后在轮台、渠犁、北胥鞬等地进行屯田。

屯垦开发了西域，西域地位也越来越重要。丝绸之路畅通要保障，西域诸国的管理与监督都要加强，因此，汉王朝决定，于公元前60年在西域设立直属的“都护府”。

郑吉是汉宣帝任命的首任“都护”。来到西域后，郑吉便做了一件大事，他带领1500余名官兵开展了较大规模的屯垦戍边行动，其特点就是首次将“屯田积谷”和“应对边事”结合了起来。

从此，屯垦戍边成为汉王朝重要战略，巩固了边防，发展了边疆，壮大了汉王朝实力，西域诸国都表示臣服。自此，西域正式纳入了汉朝版图，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。

屯垦在西域也不断传承发展。经考证，西汉在西域屯垦从公元前105年开始，到公元8年结束，经历113年。百余年中，西汉在西域开发了一批垦区，其中，“北胥鞬”垦区比较有名。

2007年，新疆著名历史学家李恺经实地考察，在兵团第三师五十一团辖区发现了大面积汉唐屯垦遗址。这些遗址位于广袤的沙漠地带，沿古河道从西南向东北延伸，形成75公里的屯垦遗址群。沙丘中间，许多古代的田畦、灌溉渠系、道路、小型居民点痕迹依稀可见。有些遗址周围分布着大面积的汉代灰陶、灰陶、炼渣碎片和石器。不少古代城堡附近布满了唐代陶器残片和陶窑窑址、炼铜遗址。从卫星遥感图像看，屯垦区的痕迹更为清晰。李恺肯定，这片古代屯垦区是西汉王朝在西域最西边的“北胥鞬”屯垦区，也是唐朝“安西都护府”直辖的“郁头州”屯垦区。

汉、唐、清各朝代都创造了各具时代特征的辉煌屯垦历史，对此，图木舒克市新疆屯垦博物馆讲解员王方卉娓娓道来：

汉代屯垦促进了中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，对丝绸之路的形成和畅通发挥了积极作用。然而，汉朝灭亡后，中原历经400年动乱，西域屯田走入低谷，许多垦区遭到破坏。

唐朝建立后，大将李靖于公元630年消灭了对唐朝威胁最大的东突厥，此后西域各邦国纷纷归附。唐朝统一西域后，大兴屯田，并在天山南设立安西都护府，在北疆设立北庭都护府。南北都护府驻军4.4万人，马7700匹，战时可达10万人以上。这么多人马粮草，全由屯田来解决。公元763年，吐蕃占据河西等地，西域与内地联系断绝。安西、北庭都护府就是靠屯垦得以自保数十年。唐朝在新疆的屯垦经历162年，巩固扩大了疆土，使唐朝版图延伸到整个中亚地区，推动了西域经济的繁荣，保障了中西经济交流。

在清代，平叛与屯田并举是安边定邦之国策。公元1762年，清政府设伊犁将军，统管新疆军政及屯田事务，各民族人口纷纷移居新疆，民屯、旗屯、遣屯和回屯兴起，屯田规模迅速扩大。清后期，左宗棠在收复新疆过程中，先派军队在巴里坤屯田，边作战边将屯垦向北疆延伸，有力地保障了军队给养、收复新疆后，继续大兴屯田，使新疆的安定有了可靠保障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新疆屯垦戍边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新纪元。到如今，新疆兵团屯垦戍边已70多年了，他们正向着宜居城镇化、农业现代化、新型工业化迈进。

辉煌的屯垦历史

屯垦戍边在新疆推行有2000多年，汉代、唐代、清代规模最大，也最具代表性。

秦末汉初，蒙古草原民族匈奴崛起，直接威胁到汉朝边防安全，汉朝早期的“和亲”政策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。历经近70